

书香云南

# 一部展示袁嘉谷家族家风的好读物

——《耕读世家》创作札记

袁天聪

云南前后经历了古滇王、南诏、大理等地方政权，曾被称为“蛮荒之地”，一千多年的封建社会科举考试中，仅有1903年7月石屏人袁嘉谷考中了“经济特科一等第一名”（经济特科状元，云南人称袁嘉谷为“状元”），这对于云南人而言，是破天荒的事。

明朝洪武初年，来自南京溧水的青年将军袁会，随沐英等大将征战云南，袁会亲自指挥了进攻曲靖的战斗，明军统一云南全境后，受命屯田，亦农亦兵，袁会就是溧水袁氏徙能石屏的始祖。袁会后人世代在石屏生活，到袁嘉谷时已延续了18代，跨越近600年的光阴。

袁嘉谷是我的曾祖父，我想为我的家族写一本书，介绍一下这个耕读世家。为了充实创作材料，我先后到北京、杭州、南京、昆明、石屏收集资料，确定全书讲述从袁会到袁嘉谷5代人近200年间的真实故事，从家族的角度去描述国家的进步，为弘扬中华文化做一件实事。

书写出来了，就是《耕读世家——云南科举第一人百年家族史》，云南人

民出版社2018年8月版）。书中详细描述了袁嘉谷的爷爷、父母是如何以提倡优良家风的实践，从而培育出了袁嘉谷这位云南历史上的科举“状元”第一人。

曾祖父的一生，以考中“状元”为起点，在清朝做到为清廉，为民办实事。清朝灭亡后，他能顺应历史潮流，拥护共和，在新社会中，很快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以教书育人作为终身事业。这种能够顺应历史的精神，远比考中了“状元”，更值得后人引以为荣，是更值得继承发扬的好家风。

曾祖父的四位哥哥、两位弟弟是秀才、举人出身，一位姐姐也是知书达理的大家闺秀。爷爷的不字辈中，有不少是留学生，大学毕业生，毕业后都担任



我们家还和云南的好几位名人联姻，著名“钱王”、红顶商人王炽是我奶奶的爷爷，奶奶的父亲王晓斋是云南省第一届商会的会长。妈妈的父亲是云南省第一批（仅两人）从清华学堂毕业到美国留学的云南人，爸爸的大姐是周钟岳的大儿子媳妇，爸爸的三姐是熊庆来

的大儿子媳妇。

到爷爷及父亲辈，经历了社会的大动荡，在国家寻求进步的探索中，受过误解，遭受了不公平的待遇，他们特别痛心的是被剥夺了做技术工作的机会，但他们依然爱国、敬业，没有辱没家风。我爸爸的人生格言是：“一个人要能上能下，既能住在五星级宾馆，也能和贫苦农民睡在一张床上，都能睡得着、睡得香。”他依据自己的成功经验，用朴素的语言表达了要真正为人民办成几件事，情商往往比智商更重要。

《耕读世家》出版以后，受到了读者的好评，专家认为该书把袁嘉谷家族中隐藏的优秀传统文化内涵展现出来了，让读者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魅力，袁氏“耕读世家”的家风成为了宣传云南的一张有力的文化名片。全书写得文字轻松，选配的图片精美，内容丰富，视角独特，有别于现今出版的另外一些有关袁嘉谷家族的书。此书被列入参加2018年云南省委宣传部推荐的十大好书评选的25本图书目录。

我感觉，自己辛苦创作《耕读世家》是值得的。

书人事

## 探微索源，还原“旧日往事”细节现场

——读《文事探旧》

胡忠伟

《文事探旧》是文汇出版社2022年8月出版的“聚学文丛”中的一种，是龚明德中国现当代文学实证研究的最新力作，是他《旧日往事》《旧日笺：民国文人书信考》《新文学旧事》《旧时文事》等“旧事”系列的延续。

多年来，龚明德埋头于“六场绝缘斋”书房，钻进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繁杂史料中，心无旁骛，沉潜研究，探微烛幽，求证索源，小心翼翼地打捞、挖掘着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中的人人事事，实证着“文事旧事”，正本清源，纠错指谬，还原了一个个生动的“旧日文事”的事实现场和本来面目，丰富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一件件细节史实，为繁荣发展中国的文学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被学界亲切地称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界的福尔摩斯”。

这本书仍其旧，体例、文体与前几本书一样，都是“一题一文”“一事一文”的短文章，是他开在天津《今晚报》专栏文章的结果。纵览全书60多篇短文章，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书事、文事、人事，无论新事、旧事，还是真事、虚事，每一件，每一件，从问题的提出，到史料的梳理、辨析，再到实证结论的获得，层层剥笋，细心求证，都一一得到了确凿的文案和结论，实实在在地，结实确实，不容置疑，不容辩驳，不说谎话，不妄言，每一“有分证据，说一分话”，显示了他开阔渊博的学术视野，严谨扎实的学术品质和持续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旺盛的生命力。

在书中，小到冰心“头一次”为自己“更正”、巴金小说《家》中的“承祖孙”的含义和读音，叶圣陶书未云杉拟“小对子”的确切时间、黄裳致范用两信的写作年份、艾芜短篇小说《手》中的方言土语“张花实”的原本含义，大到一九四七年五月十八日下午部分在



沪文艺家领取滋补品、一九五八年作家们“要红旗，不要钞票”、一九四九年文艺界十六人合影等，作者用两三千字甚至仅用千把字就把一个个悬而未决或无人注意的文学事件目前的问题，过去的情况，说得一清二楚，头头是道，是非分明。

在阅读这些“短章旧事”“文坛掌故”的时候，你不得不得佩服龚明德在史料方面的爬梳剔抉、分析研究能力。同是学者的谢冰在本书序言中指出，“龚明德的治学方法是史料先行，文献优先，问题无论大小，均由文献发现问题，再由史料解决，言必有据，不发蹈空之论；他的文章，无论长短，都经得起时间检验。史料之外，明德兄也颇研究文体，他用掌故笔记体写新文学研究文章，为学术研究保存了旺盛的生命力。”这正是龚明德的特别可贵之处，也是他不同于一般“学术式”研究者的地方所在。因为，他所研究、探求的问题，如果没有人指出来，普通

读者是很难弄清楚的，顶多只是会产生一丝的疑问。龚明德所做的正是“有些事，要弄清楚”，为历史存真，为后世负责。

在龚明德的笔下，现当代文学史上那些人事事仿佛全部“活”了起来，鲁迅、郭沫若、曹禺、巴金、周扬、丰子恺、冰心、艾芜、沈从文、丁玲……他们的一言一笑，他们的言谈举止、行事处世、作品作为如在目前，如闻其声。冰心对知堂当年教学情景的“实话实说”，使人看到了满肚子学问的周作人在课堂上极为“拘谨”尴尬的一面；丁玲、沈从文、胡也频三人，从最初的友谊深厚到后来的丁玲怨怒，他们的思想分歧和特殊年代的人格扭曲，让人们看到了他们被戕残之所经历的时代风雨，感受到了世事的沧桑……

20世纪，是一个风起云涌的时代，也是一个名家辈出、星汉灿烂的时代。中国的文学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新文学革命如火如荼地展开了，一大批作家登上了历史的舞台，一大批文学作品应运而生。反抗压迫、救亡图存、打倒旧世界、建立新中国，成了作家们书写的主题主调。作家是敏感的，是时代的先觉者、引领者和记录者，社会的动荡变化，时代的浪潮声息，都会在他们的笔下、他们的作品中得到表现和印证。因此，大量的报刊、文学作品在出版、流传，在此过程中，出现一些错讹、误信误传、真假难辨，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了。后世史家和文学书写历史、编辑现代文学史和文学研究的时候，就应当尊重历史，拨开历史的迷雾，正本清源。有一说一，但遗憾的是，在当下大学校园和学术研究机构，一些研究者根本就不愿重视甚至无视这些细节，使得新文学作品和史实在传播过程中出现了种种与史实

不符的现象。

难能可贵的是，龚明德40多年来，从出版社编辑到大学教授，一头钻进新文学的史料之中，“不弃小流”，“眼睛向下”，甘做“小学生”，从史料出发，求真求证再求证，考家考家再考家，不断地挖掘着、研究着、考证着“旧时文事”，在他眼里，中国现当代文学，从五四前后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值得探索的经典话题实在是太多太多了。所以，无论外界如何说是道非，争议不断，但龚明德都不去反驳，不为所动，而是埋头干自己的活，以自己的勇气和坚守，以不高的文凭干出了“高大上”的学术业绩，出版了《新文学散文》《书生清趣》等十多本新文学实证方面的著作，厘清了一个个事实，还原了一个个现场，让文学回归常识、常情、常理。《新文学散文》一书责编、天地出版社编辑魏宗泽认为：“龚明德是编辑中少有的学者，他凭学者的良心追求文学史的本真。”他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学术研究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总之，这本《文事探旧》以细节胜、以文本胜，从日记、书信、初刊本、初版本和作家的其他生平细节入手，没有空洞的说理说教，没有高深晦涩的学术名词，有的是一个个文学趣事、文学细节，语言简洁有文采，不枝不蔓，读来引人入胜，既有似在悬崖峭壁小径上探幽的小紧张，又有林荫道中柳暗花明、豁然开朗的小欣喜、小愉悦，让读者获得的是“实实在在的筋骨和灵肉上的享受”（王树闻语）。

龚明德在《旧日往事》后记中坦言：自己的书写是“稍微动点儿考证的劳作”，也就是多翻几册相关的书刊，便可以让历史活起来——历史原本就是活的。“我想，这是谦虚的夫子自道，也是他治学问题的秘密所在吧。

娜嬛撰珍

## 如饮一杯烫茶

——记周良沛从文70年成就展暨研讨会

本报记者 郑千山 实习生 段映竹

2022年11月19日，在钟开天艺术馆内，举行了一场由省文艺评论家协会、昆明市文艺评论家协会等共同主办的周良沛从文70年成就展暨研讨会。下午3点过，一位身形有些佝偻的老人在众人的搀扶下进入会场，瞬时掌声雷动。他就是今天的主角——著名作家、文艺评论家周良沛先生。

1933年，周良沛出生于江西井冈山地区的永新，幼年落难，流亡四方。16岁时，他随横渡长江的解放军南下，剿匪、戍边、修路……19岁，他开始在《文艺报》《人民文学》等军外报刊发表作品。随后他从连队进入文化部门，开始了他耕耘一生的写作和文艺编辑生涯。他笔耕与编辑了70年，先后著有诗集、散文集、文学传记、评论集《枫叶集》《灵魂的流云》《丁玲传》《冯至评传》《人在天涯》《良知与狗食》等30余部，独立编辑、编选出版有五四以来的“中国新诗库”（十卷）《中国现代诗人评传》“旧版书系”“云南文学丛书”《抗战诗抄》以及港台海外作家、诗人的全集或选集共200余部，成绩斐然，在文学界、评论界、出版界享有崇高的声誉。

然而，命运总是惯于开玩笑，1958年，周良沛因过往档案手续缺失，被错误处理劳改了21年。但机缘巧合的是，在他被关押的地方，竟堆放着不少“扫四旧”扫来的旧书堆，这些被别人遗弃的书籍却成了他苦难岁月中的陪伴和慰藉，他如饥似渴地偷偷阅读，竟为他后来独自支撑的境况下，一个人开启并完成如《中国新诗库》这样的浩大编辑工程，更奇在不论生活是顺遂或坎坷，他都不辍笔耕，70年，90岁，他还在不断产出作品、编辑作品……他选择了这样一条道路，便坚定地走了下去，一走就是大半个世纪。要为周老这一路作一个注脚，“道心坚毅”四个字可矣。

曾经在那个流血流汗的时代从军人伍的经历，给予了周老坚韧的性格和犀利的文风，也铸就了他生活中敢于替人辩冤直言的仗义性情。开始发言之前，周老总习惯性地说一句“我不太会讲话”。事实上，他哪里是不会讲话，不过是知道自己绝不虚语罢了，这样说话不得让一些人心里不安，才习惯了给听众打预防针。凡言必真，也是周老能够在众多后辈心中成为精神标杆一般人物的原因之一吧。

站在今日回望周老走过的人生，如望一条宽广的河流，水下的暗礁礁石已被河水包容，最终呈现出平静祥和的水面，滋养出沿岸青葱的山川平原。周老说，自己不是个爱“热闹”的人。但他也绝不是冷清的人，他的事业温度如同刚刚可以入手的烫茶，你若燥热难安，他定要烫你一烫，让你耐下性子；可你若正身处寒风风雪，他也必能暖入心底。

读书人语

## 我为《幸福学》作了十年奉献

杨振昆

我是云南大学中文系教授，曾出任系主任，曾兼职有云南省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昆明市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新文学学会副会长、世界华文文学家协会副会长。我在学校期间先后出版了《边地文学启示录》《我生在月圆时分》《红土地上的恋歌》等文学作品，出版了《东南亚华文文学论》《世界华文文学的多元审视》论文集及《中国当代文学史》《新中国文学发展史》约20部著作。

2012年，我把手头的工作放下后，开始了一直想做的“幸福学”研究。幸福学并非我的专业，应该属于社会学、心理学的范畴。而我从事这一研究，主要出于以下三个动因：

一、我在对社会的认识和研究中发现不少人幸福感缺失。今天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民生活比过去好得多了。但幸福指数却不高，2001年我国幸福指数为6.60；而10年后的2011年却反而只有6.11。老百姓的幸福感反而下降了。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身边的真实。在我们生活的环境中，时时可以感受到。抑郁症、自杀率增加，再加上看到许多人在焦虑、抱怨中生活，我深感仅仅有物质生活的满足还是不行的，还必须有观念的改变、心态的调整、精神的健康。只有使人们正确地认识幸福，才能真正地感受到幸福，从而以积极的心态投入到工作和生活中。

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最根本的就是使人民过上幸福的生活。因此必须研究幸福，传播正确的幸福观念，让人们排除错误的认识，知道什么是幸福、怎样实现幸福、树立正确的幸福观。这就把幸福的研究作为一个紧迫的任务。

三、幸福涉及到许多方面，需要更多人的投入。“幸福学”的研究工作。幸福的实现包括了正确认识什么是幸福、怎样实现和创造幸福、改造社会环境，实现人际关系的和谐、克服认知的障碍等等，因此研究“幸福学”是一个长期的任务。

今年我80岁了，10年完成了8本书，实现了我的“幸福学研究计划”。关于

慕之情。研讨会上除了集中展示周良沛先生70年来创作、编辑生涯的诸多成果外，蔡毅、吴卫民、李秦楨、刘大为、冉隆中、王海东、温星等评论家纷纷发言，从不同的角度热忱回顾和高度评价90高龄的周良沛先生文学创作与编辑生涯筚路蓝缕70年的辛勤劳绩和丰硕成就。许多人在学术探讨之余，还讲述了他们曾经陷入迷茫或遭遇低谷时，周老对他们伸出援手的故事。那些回忆里老人仗义执言的身影，和眼前微笑的和蔼老人渐渐重叠，在今天之前都只存在于纸面上的“滇中奇士”的模样，终于清晰起来：从苦难稚童走到白发老者，从旧时的泥泞走到今日的殿堂，从研究他人到成为被人研究的对象，周老传奇跌宕的一生里，贯穿始终的，是一种纯粹的热忱。他从始至终，都是那个敢于指出皇帝没有穿上新衣的少年，他心正，道坚，言真。

在交流中，有许多人问周老，遭遇了那20多年的不公遭遇，他身上怎么没有丝毫怨恨？周老笑笑说，他感谢时代，若不是时代变幻，他连从事写作的机会都没有，更不可能做到今天这样。若非正心诚意，又怎能对一切人生经历心怀感恩呢？

许多学者对周老的评价都逃不开一个“奇”字，他奇在敢于在改革开放初期，就编辑了许多当时不被认可或者不敢认可的诗人如徐志摩、戴望舒、胡也频等人的诗集，也奇在敢于在并无入支撑的境况下，一个人开启并完成如《中国新诗库》这样的浩大编辑工程，更奇在不论生活是顺遂或坎坷，他都不辍笔耕，70年，90岁，他还在不断产出作品、编辑作品……他选择了这样一条道路，便坚定地走了下去，一走就是大半个世纪。要为周老这一路作一个注脚，“道心坚毅”四个字可矣。

曾经在那个流血流汗的时代从军人伍的经历，给予了周老坚韧的性格和犀利的文风，也铸就了他生活中敢于替人辩冤直言的仗义性情。开始发言之前，周老总习惯性地说一句“我不太会讲话”。事实上，他哪里是不会讲话，不过是知道自己绝不虚语罢了，这样说话不得让一些人心里不安，才习惯了给听众打预防针。凡言必真，也是周老能够在众多后辈心中成为精神标杆一般人物的原因之一吧。

站在今日回望周老走过的人生，如望一条宽广的河流，水下的暗礁礁石已被河水包容，最终呈现出平静祥和的水面，滋养出沿岸青葱的山川平原。周老说，自己不是个爱“热闹”的人。但他也绝不是冷清的人，他的事业温度如同刚刚可以入手的烫茶，你若燥热难安，他定要烫你一烫，让你耐下性子；可你若正身处寒风风雪，他也必能暖入心底。

新书快递

## 众手妙笔写漾濞

——读《风景这边 漾濞》

郑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由大理白族自治州漾濞县政协主编的《风景这边 漾濞》（2022年10月版）是一本省内散文名家走漾濞、看漾濞、写漾濞的散文随笔集新书，它多角度、多层次地解读了漾濞的山川人文和历史变迁。

据史料，漾濞因境内有漾濞江而得名。清道光《永昌府志》中记载：“碧溪江，一名神庄江，一名黑惠（今作惠）江，源出剑川，经赵跋绕山苍山之西，与漾水合流，会胜备与澜沧诸江入于南海，俗谓之漾濞江。”也就是说，借境而过的黑惠（今作惠）江即“漾水”，而“漾水”指的显然是西洱河。明《滇略》云：“《水经》曰：黑谷之山涌水出焉，山在浪穹县北，泉涌如柱树，经玉案山前，绕郡而南，西出天桥点苍山后，是为漾水，与漾水合又西入于兰（今作澜）沧江又南入于海。”徐霞客观点与之左，在此不作考证。我们只要说明漾濞县就是因漾水、漾水过境而得名。这里不得不提一句：漾濞作为县治，始于辛亥革命后之1912年，是一个很年轻的县。

漾濞，作为茶马古道上一个重要驿站，是历史长河中无数流官、商旅、文人

停脚休憩的小镇。1938年滇缅公路开通，它便承载起了中华民族抗战一段“血线”的历史使命（滇缅公路的一段在漾濞境内），至今它仍然是怒江、保山、德宏诸州市与内地陆上交通的重要节点。厚重的历史赋予了生活其间各民族坚强的个性，2021漾濞大地震不仅没让他们气馁，反而跟随祖国的前进步伐，很快重建并发展起来，与全国人民一道，跨入了小康社会行列。今天，每当我们是经过漾濞，小城的精致和秀美，令人印象难以忘怀，漾濞城乡的变化让人感到欣喜。

总览《风景这边 漾濞》全书，其作者既有享誉当下的名家巨擘，又不乏名文思如涌泉的当地人、作家。全书以“另眼相看”“风景这边”“岂曰无衣”三辑，分别为省外著名作家作品、云南著名作家作品和大理当地的作家作品。其中不乏著名散文家王剑冰、著名作家鲁顺民、中宣部“五个一工程”获得者张锐锋、中国作协骏马奖得主萧勤以及周瑛璞、秦岭、洁尘、袁庆等，他们都是著作等身的名作家，写漾濞，视角独特，文字优美。作家胡性能一篇《漾濞记》，既写得大气磅礴，又透

着精致与细腻，读来荡气回肠；朱霄华的同题散文，亦于清新淡雅的笔触间，润物无声地再一次引领我们进入了漾濞；洁尘的《海拔2000米的云上村庄》，让人读起来似梦似真，又仿佛进入了王羲之笔下“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觴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之境；漾濞，对远在西安的周瑛璞而言，是“在那遥远的地方”文化的呼应；在四川作家袁远的心目中，触动她的是这个小城的“诗”与“史”；秦岭最难割舍的是沿着那“弯弯的核桃路”而“镌刻在核桃上的一部历史”。左中美、杨义、李达伟、杨建宇、陈海君、宇旭东、杨铠书、邱润芬、陈泽、龙丽萍、赵枝琴等本土作家，以饱蘸热情的笔，于文字间写就了一个个对漾濞的“情”和“爱”，其爱之切，远胜于“岂曰无衣，与子同袍”！

任何优秀的文学作品都有自己的生命和独特魅力，漾濞，风景这边独好，其魅力以及所承载的人文情怀，可以通过这部散发着新笔墨香的《风景这边 漾濞》得到一种展示。

新书架

## 《山居杂忆》重版



由高诵芬、徐家祯母子共撰的长篇回忆录《山居杂忆》日前由花城出版社重版发行（2022年10月版）。该书在1995年初版的基础上增订了一些新篇章，加入了200张左右珍贵的老照片，使内容更加充实、丰富和生动。

《山居杂忆》记录的是20世纪一个旧中国书香门第的家庭故事，出生于1918年的母亲高诵芬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叙述了20世纪前半叶的家族兴衰，儿子继承了母亲的讲述，一个世纪的家族故事，是一部生动的大家命运沉浮的往事，也是一部生动的地方史和社会风俗史。该书初版时曾风行一时，被《中国图书商报》评为2000年度“最佳回忆录”。 郑千山